

我读复式班

1969年上半年,因为父母同时下放到五七干校,不得已,只能把正在县里读小学四年级的我,寄养到宁波乡下的一户人家,并临时转到那里乡下的虹桥小学上学。

到了学校我才发现,乡下的学校跟县里的学校差别很大。学校简陋点,班里学生人数少一些,这都是事先可以想到的。但我没有想到,会把两个不同的年级放在一起,由一位老师上课。这样的上课方式,对我来说,简直是发现了“新大陆”。

原来,这是农村小学的复式班。所谓复式班,由两个不同的年级组成,有的是一五复式,有的是二四复式,有的是三四复式。我读的是二四复式,即

二年级和四年级的学生在一起上课。

两个年级的课怎么上呢?一般老师会先上低年级的课,讲解新课,因为低年级学生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,影响上课纪律,因此,先要把他们稳住了,免得他们上课开小差,于是就高年级的学生先自学,或者给他们布置一些作业,让他们先去完成。等到低年级学生的课上完了,让他们去做作业,这才轮到给高年级学生上课。也就是说,40分钟的一堂课,两个年级分别只有一半时间在上,另一半时间,同学们要么在自学,要么在做作业。

我一直认为,教复式班的老师是非常了不起的。一个学

期,要把两个不同年级的教材都讲完,保证该年级应有的教学质量。但老师同时教两个年级,难免会忙得不可开交,人又累得够呛。为了提高时间利用率,就要发挥高年级同学的作用,让其中几个成绩比较好的学生做小老师。以语文课为例,在课堂上,高年级小老师要给低年级的学生默写生字、背诵课文,有时候还会批改作业等。这些帮助,极大地减轻了老师的教学压力,提高了教学效率,这也是复式班教育的特色之一。我也曾经被老师看中,当过几次小老师。

复式班里上课,常常会闹出一些笑话。有些课,老师讲得非常精彩,另外一个年级的同

学被吸引过去,会像听故事一样听得津津有味,居然把自己要做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,到下课时才忽然发现,哎呀,老师布置的作业没有做。还有,老师在对低年级同学提问时,低年级同学一下子答不上来,往往会有高年级的同学抢着回答,搞得全班哄堂大笑……

时间一晃过去半个多世纪了,当时上课的情景,我依然历历在目。农村复式班虽然与城里正规的全日制学校不能相提并论,但在那些特殊的岁月里,较好地解决了农村师资缺乏、教育力量薄弱的问题,不至于让农村孩子因为教学条件不具备而失学。

郑建钢/文

童年的小人书

上世纪60年代后期,上小学的时候,偶尔会有一两个同学拿着连环画——小人书来学校。课间,同学们争抢着看,很难轮到手里。

记得是小学四年级上学期,有一次周六放学,同桌拿着《鸡毛信》小人书,答应让我带回家看。不过,这本小人书书皮没落了,扉页还在,后面也有残缺。

那天是周日,李香喜爷爷来我家的时候,我刚看完那本《鸡毛信》,正暗自揣测:海娃的“鸡毛信”送到了吗?他见我捧着小人书,笑着说:“英,你喜欢看小人

书呀?我家有完好的《鸡毛信》,回头去我家,我拿给你看。”

李香喜爷爷不是本家,住在村东头。那会儿,村里刚通了电,有了电碾子、电磨,大队选在村西盖起一排房子,安置这些机器,给社员们碾米磨面。李爷爷负责过秤、收钱、记账。磨房离我家近,隔段时间他头发长长了,会来找我父亲剃头。

那天下午放学后,走着走着,就听见有人叫我的小名:“英,我在这儿住。”我抬头一看,正是李爷爷。

走进李爷爷家的北房,擦

开东面里间的门帘,就见靠北墙有3个书柜,透过书柜玻璃,我看到里面摆放的全是书,柜顶上面则码着一摞摞小人书。李爷爷拿过一把椅子,站上去,取下一摞小人书,解开绳子,将一本本小人书摆到桌上,我被眼前五颜六色的小人书震惊了。李爷爷找到那本《鸡毛信》递给我,说:“你可以选几本带回去,看完了,再过来换,要爱惜,别弄坏了!”我选了五六本打仗的小人书,谢过李爷爷,就一蹦一跳地回家了。

大概用了两年时间,我把

李爷爷家柜顶上的几摞小人书看了个遍,有《鸡毛信》《拔敌旗》《活捉小炉匠》《英雄虎胆》《小萝卜头》《创业史》等等。通过这些小人书,我知道了为建立新中国牺牲的先烈们的英勇事迹和诸多事情。

上初中的时候,我由读小人书转向读“大部头”,李爷爷开始借给我《红岩》《林海雪原》《青春之歌》《山乡巨变》《创业史》《西游记》等长篇小说。从此,读书成了我的终身至爱,读书让我感到生活的美好和充实。

楚世英/文

朝花夕拾

带饭盒上学

上世纪60年代我念中学时,从家到学校要走半个多小时的路程。上午放学后,我不回家吃饭,因为学校有专门的大蒸笼,用来为学生们蒸饭。

那时,我每天上学除了背书包,还带着放米的饭盒和菜盒。到校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食堂去蒸饭。我拣出米中的小沙子,将米再淘洗两遍,加点儿水,盖上盖子,放到每个班级专用的竹筐里。记得有一次,一位同学只放了米,没放水就去蒸饭了,中午当然没法吃,最后还是几个同学凑了一点儿米饭,他才不至于饿肚子。等下午放学后,我再把饭盒拿回家。

上午一放学,去找饭盒是件费力的事。七八格蒸笼,那么多饭盒,蒸汽弥漫间,你推我挤,猫着腰,弓着背,眼睛在蒸笼间搜寻着,双手在挑拣着,还要提防手被烫伤的危险和背后出其不意的推挤。找到之后,还要想办法把烫手的饭盒拿到教室里享用。

同学们进了教室,打开各自的饭盒开始吃饭。与一上午紧张的听课相比,这是十分惬意的时刻。

直到初中毕业后,铝制饭盒才结束了它的使命。

郁建民/文

图说往事

老战友,你们在哪儿

1949年8月,我和战友陈佩珊、刘爱民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0兵团66军169师当兵,当时,我们驻地在天津。1950年10月,我们3人参加抗美援朝,分到不同的连队,和朝鲜人民军并肩战斗,打击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军。从那以后,我就再也没有听到陈佩珊、刘爱民两位战友的音讯。如今,我已



经88岁了,日夜思念陈佩珊、刘爱民两位战友,渴望通过贵报的帮助,联系到昔日的老战友。如果读者朋友知道陈佩珊、刘爱民的线索,可以

联系石贵生,电话:13031456032。

图为我(左)和战友陈佩珊(中)、刘爱民(右)在天津时的合影。

耿俊排/口述并供图 石贵生/整理

第一次吃方便面

上世纪80年代中期,我刚踏入小学一年级的门。一天傍晚,父亲风尘仆仆地从外面回来,手里提着一个不大不小的纸袋,脸上洋溢着神秘的笑容。他走到我跟前,弯下腰,轻轻拍了拍我的头,说:“儿子,爸爸今天给你带来一样好东西,你猜猜是什么?”

我瞪大了眼睛,猜想着可能是糖果、饼干或是其他什么小零食。父亲从纸袋中抽出一包印着图案的方形东西,我当即便愣住了。那是一袋方便面,是一种我没吃过的稀罕物。父亲告诉我,这是从大商场买来的,用热水一泡就能吃,既方便又美味。

我们按照包装上的说明,找来一个大碗,小心翼翼地撕开密封膜,将淡黄色的面饼放入碗中,再缓缓倒入刚烧开的热水。随着热气袅袅上升,空气中渐渐弥漫出一股香气,让我不由自主地咽了咽口水。

过了一会儿,父亲说:“好了,可以吃了。”我迫不及待地拿起筷子,轻轻地挑起一缕面条,那面条竟然奇迹般地变得柔软而有弹性。面条一入口,那种独特的滋味瞬间在舌尖绽放,既有面条的滑爽,又有调料的鲜美,是我之前从未体验过的。

在那个物质条件有限的年代,这样一份简单的食物,却成了我童年记忆中最温暖、最珍贵的片段。因为它不仅是一碗面,更是父亲对我深深爱意的体现。

付令/文

告读者

本报为您提供个人出书服务。出书类型包括:个人传记、各类文集、影像精华等。价格优惠,品质上乘。

咨询电话:0311-88629395、88629317



图说
核心价值观

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

节俭传下去 中国心幸福

河南舞阳 张磊亮作

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